



Brief biography of
celebrities of Shanghai
Training School
of Fine Arts

南京艺术学院校史研究丛刊
上海美专名人传略

马海平 编著

Brief biography of
celebrities of Shanghai
Training School
of Fine Arts

马海平 编著



南京艺术学院校史研究丛刊
上海美专名人传略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美专名人传略 / 马海平编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305-10814-3

I. ①上… II. ①马… III. ①艺术工作者—列传—中国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738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上海美专名人传略

编 著 马海平

责任编辑 朱 兰 编辑热线 025-8359277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 字数 480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814-3

定 价 6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Brief biography of
celebrities of Shanghai
Training School
of Fine Arts

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纪念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米如群 邹建平

主任：刘伟冬

副主任：李立新 陈建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平

王建元

王振先

郭烈炎

刘承华

刘同春

吉爱明

李亦文

李向民

张友宪

张承志

张 健

范卫东

郑春泉

钱 态

徐利明

袁熙旸

夏燕靖

黄 惇

序

刘伟冬

1912年,17岁的刘海粟和乌始光、张聿光等几位画友在上海创办了图画美术院,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的名字就注定要载入史册,也许在当时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会成燎原之势,光耀现代中国美术的星空,并薪火相传,不息变动,一直将光芒带进了21世纪。

1912年的上海已经显现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派头,城市的坐标在左右两个端点不断地延展,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城市风景线。这里既有世界上最新潮的玩意儿——高楼、银行、邮局、电车、火轮、电影、歌厅、广告、选美、跑马场和月份牌等,也有最为落后、愚昧的骨都儿——帮会、烟寮、赌馆、妓院、暗娼、人力车和棚户区等。这座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城市充满着新奇、魅力、机遇和诱惑,当然也到处是不测和陷阱。其实,在一个新潮的城市里想玩点儿新潮的事儿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想要玩好新潮的事儿,成为一个真正的时代弄潮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

在20年代的上海,创办西式的图画美术院就是一件新潮的事儿,而刘海粟天生就有一副弄潮儿的秉性,但他要把自己的学校在上海滩办出个模样来,还有好多的路要走,好多的事情要做。建校伊始,他凭借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冲动,在报章上发表了她的豪言壮语,以彰显其办学的宗旨:“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其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样的研究和宣传的诚心。”(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载1922年9月17日至9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作为一个17岁的青年,具有这样的胸襟、眼光和主张,的确非常难能可贵,他的才华和禀赋也展露无余。刘海粟相信艺术,但当时的上海就未必像他那样相信艺术了。

刘海粟首先遭遇的就是办学经费的问题。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办学的头



几年里,发展势头良好,第一期招生虽仅为10人,但到了第二年在在校生就有了40人,另外还有50人的函授生。到1915年,学校本部暨函授部在对外的招生广告中称:“本校开办以来,先后毕业者二百余人。”(刘伟冬等主编《上海美专研究》,561页,2010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校舍的问题,租用新的校舍则需要一定的经费。而学校所收学费可谓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发展之需要。在上海这样一个销金窟的城市里,没有金钱简直是寸步难行。所幸,刘海粟的大哥刘际昌念其弟志向远大,深表钦佩,遂从1916年12月起,每月资助200元,以解燃眉之急。多年后,刘海粟曾经这样感慨道:“伯兄复书并汇款,今日艺学幸见再兴之机,实伯兄之力也。……今人知刘海粟者稍多,而不知维护海粟者,乃伯兄刘咸熙际昌也。”(见1925年刘海粟在刘际昌所赠古拓本《玄秘塔》之题跋)然而,经费短缺似乎一直困扰着刘海粟。在1917年底的一次职员会议上,刘海粟曾经做过这样的说明:“学校经济向系私人筹措,今因种种改良,开支益形浩繁,计半年来应缺银1000余元,尤其设法垫补。”(刘伟冬等主编《上海美专研究》,562页,2010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由此可见,经济上的人不敷出常常使学校的经营面临困境。

接着,更大的麻烦不期而至。刘海粟所办的上海美专实行的是西式艺术教育,将人体模特引入课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这件事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大逆不道。20年代的上海虽然很新潮,也很洋气,但它所呈现的“西洋文明”却还是浮光掠影的,布尔乔亚式光鲜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上海的本质还是东方的、传统的、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其实,如何去看待一个问题,关键并不取决于年代的远近,而取决于认识的高下。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就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提出了剩余价值论。而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却又在对人体模特的去留问题再一次地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人体艺术旧事重提,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由此可见,时间的演进并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而刘海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就敢于面对这个问题并身体力行,勇于实践,足以说明他的气魄和胆识。事实上,上海美专的人体模特事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就这个问题争论和博弈所持续的时间前后也有十余年之久。

当时有许多所谓的传统卫道士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对刘海粟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今为正本清源计，欲维护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智上海美专科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刘海粟：《人体模特儿》，载1925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他们还把刘海粟与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列为上海三大文妖。更有甚者，五省联军司令、大军阀孙传芳竟下令要枪毙刘海粟。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刘海粟虽竭力抗争，但为防止不测，还是做了退让，暂时停止了人体模特的课程。当然，在这场风波中，刘海粟也有坚定的同盟者。除了蔡元培以一贯之的理解、支持、斡旋外，傅雷在他的《刘海粟论》中写道：“一个真正的天才——尤其是艺术的天才被误会，是民族落伍的征象。在现在，我且不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的艺术家，我只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人？”（傅雷：《论刘海粟》，载《艺术旬刊》1932年第一卷第三期，2—4页）但事情的最终结局却是令人兴奋的，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波，人体模特儿不但没有被彻底禁止，反而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并广泛地被用于美术教学之中。1935年某个冬日，上海美专第十七届西画的师生与人体模特合影于教室一隅，成为一个历史瞬间的永恒定格，它见证了观念的改变和认识的进步。上海开始有点相信艺术了。刘海粟本人也因祸得福，博得了“艺术叛徒”的美名，他的名声变得越来越大，结交业也越来越广，从而为学校的发展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资源。就本质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场人体模特风波看作是艺术教育中的一个手段创新，它其实是一种观念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重拳打击了落后、保守、虚伪的封建意识，进而改造了人们的世界观，我以为仅此一点就足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有浓重的一笔。

1917年，对刘海粟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他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精神指引，并使他受益终身。在这一年，蔡元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他深知信仰在一个民族复兴中的极端重要意义，他把重塑国民信仰的可能寄希望于对美的诉求。蔡元培的主张无疑为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这对正在上海苦撑困局的刘海粟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迅即驰书一封，对蔡元培先生表示景仰之意，信中



还对其“舍宗教而易之纯粹之美育”的观点予以积极响应,并恳请他关心上海美专的事业。蔡元培很快回函,对刘海粟的创举赞赏有加。他曾在一封信函中这样写道:“贵校成立数载,宏效卓著。敝校同人现发起画法研究会,思得成法,以资步趋。”(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刘海粟年谱》,14页,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从此,这位新时期文化巨人的目光就锁定了上海美专,再也没有游移过。

蔡元培对上海美专的第一份馈赠是1918年题写的校训“夙约深美”。在刘海粟看来,这四个字高屋建瓴,寓意深刻,不仅对上海美专的师生,而且对他本人都有极为重要指导意义。于是,他嘱人将之用楠木刻成匾额,悬挂于新落成的礼堂里,从此“夙约深美”就成了上海美专的不朽校训,并一直传承至今。

有了蔡元培的帮助和指导,刘海粟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他尝试着想把西方私立教育的基本体制——董事会引入到上海美专来。这一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肯定和支持,并欣然同意担任美专董事会的主席。有了蔡元培这位“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的教育界泰斗的领衔,其他的名士、大家也纷纷加盟。1919年12月,上海美专董事会正式成立,除了蔡元培以外,董事会成员还有梁启超、赵掬椒、王一亭、沈恩孚、黄炎培等人。从这个名单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些有着广泛影响和崇高威望的著名学者或社会贤达。他们的加入所产生的名人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名利场。学校也因此名声日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名人纷纷前来讲学。1921年7月,上海美专举办了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向社会展出师生作品1300多件,产生极大凡响,许多政要、名流如康有为、陈树人、江恒源等先后观摩了展览并题词,同时学校还筹集到一万多元的基金。接着在1922年,民国教育部官员冯承钧、伍灵、朱炎分别视察了上海美专。在这一年,学校先后聘请了陈独秀、张嘉森、梁启超等作专题演讲,其中张嘉森的演讲标题为《美术上的三大主义》,梁启超为《美术与生活》。1923年,学校又聘请了欧阳予倩、张东荪、瞿菊农和郭沫若等作学术讲座,《衣服之起源及其流行》、《认识论及其与艺术相关之点》、《唯心主义之美学》和《印象与表现》分别为他们的讲座内容。1925年,上海美专的学生排演了郭沫若的新作话剧《聂婪》,获得成功。

这一年,郭沫若先后两次来美专演讲,题目为《生活的艺术化》和《国际阶级斗争之序幕》。同年10月,胡适和吴经熊又来美专讲座,题目分别《天才与修养》和《英国文学上之浪漫主义》。从演讲的内容来看涉及到政治、哲学、美学、文学、美术甚至人生理想等等,学校的师生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名师互动,极大的拓展了师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艺术品味和艺术审美力,对他们的做人成才帮助极大。历史上的上海美专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众多优秀的艺术人才和革命的艺术家的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像这样的名家讲堂已经成为上海美专的一个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有案可查的是1947年6月刘海粟自己为师生作的题为《现代绘画思潮》的演讲。除了名家讲堂以外,上海美专还有一批名家大师成为其师资的中坚,陈抱一、陈大羽、陈之佛、丰子恺、傅雷、关良、黄宾虹、张大千、姜丹书、蒋兆和、吕凤子、潘天寿、谭抒真、潘玉良、滕固、俞剑华、朱屺瞻等都曾先后在这里任过教,而这些名家大师如同灿烂的群星,不仅光泽上海美专,更是照亮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星空。

上海这座城市有其斯文的一面,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它成为与北京呼应,甚至叫板的文化重镇,鲁迅长期固守在此,而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等也曾几度南下,在沪上活动频繁。但上海更有其赤裸的一面,帮会横行,黑道猖獗,金钱至上。要想在这里办成大事,尤其是文化上的大事,光靠文化界自身的力量是行不通的。从最初十数年上海美专校董会的成员来看,基本上都是学界鸿儒,他们抑或学者,抑或教育家,如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黄炎培、胡适等。当然,他们的名人效应和社会关系是无可比拟的,但唯独缺的就是经济基础这一块,这一点在蔡元培给刘海粟的一封信函中可以一见端倪:“贵校募集建筑费,弟力所能及,不敢不尽,若以总队长想属,必不敢当,以寒士当募款之冲,其成效可想而知。”(蔡元培:《复刘海粟函》,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所以,为学校发展计,校董会成员结构的调整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还是在蔡元培不断地努力和统领下,这种努力终见成效。到了三十年代初,上海美专的校董会成员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商名流纷纷加盟,李石曾、叶恭绰、孙科、钱之新、王晓籁、吴铁城、杜月笙、孔祥熙、黄金荣、潘公展、陈树人等相继添名于美专校



董会。其中,潘公展为上海市政府农工局局长,王晓籁为上海商会会长,钱之新为四行联合银行总经理,而杜月笙则为上海青帮老大。这些有实力的大人物的加入大大拓宽了上海美专办学筹款的渠道,也进一步夯实了它的社会基础。其实,在上海办学,尤其是办艺术学校的环境是极为艰难的,当时在沪上出现的美术类学校或系科也为数不少,先后有上海艺术大学、东方绘画学校、新华美术学校、立达学院美术科、神州女学美术科、上海大学美术科等等,但它们大多都中途夭折,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建制完整,承传有序,规模日隆,独占鳌头,一直延续至今,书写了百年辉煌。这与他敢于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广交朋友,不断践行不息变动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刘海粟眼里的美术是一个大美术的概念,不只局限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它已经延伸至音乐等领域,包括一切美的技术。从1924年开始,上海美专就开设了高等师范图画音乐科,学习者可以两科兼修,前后共培养了287多名学生,这些毕业生后来很多都成为国民艺术教育的生力军;1925年上海美专正式建立音乐系,其课程设置相当专业化,即便放在今天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毫不逊色,而师资水平也属上乘。所以,当年的上海美专不仅在造型艺术方面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同样在音乐方面也有卓越建树,在此仅举几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辞典》是由美专的在校生刘诚甫编写的;中国第一部西洋歌剧《秋子》的全场音乐是由美专新制第八届音乐系毕业生黄源洛创作的;中国当时唯一的音乐专业教师的学术期刊《音乐教育的良友》是由美专的学术机构“音乐研究会”创办的;中国第一位音乐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被学界誉为“音乐活词典”的钱仁康是美专新制第十五届音乐系的毕业生;中国大提琴艺术的奠基人、后来长期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的黄源礼也同样毕业于美专音乐系;被誉为民国“四大女高音”、后来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喻宜萱曾也在美专学习过,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所以,在刘海粟逝世的时候,共和国文化部誉其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啊!

今年,恰逢南京艺术学院建校一百周年的庆典,为了给学校的百岁生日

献上一份贺礼,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校史研究丛书,其中包括《上海美专研究》、《苏州美专研究》、《山东大学艺术系、华东艺专研究》、《南京艺术学院早期校报校刊研究》、《上海美专名人传略》、《上海美专音乐史》、《图说上海美专》、《上海美专艺术文集》和《民国名流与上海美专》等。通过深度回顾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我们所走过的光荣历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唯其如此,南艺的百年辉煌才能继续弘扬光大,永放光芒。

是为序。



前言

从1912年上海图画美术院诞生,到1952年合并至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可能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美术教育机构,但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的私立美术学校,一所学校存在时间的本身就标明了他一定有许多过人之处。

中国人历来认为,得“天时、地利、人和”者,事业方能成功。本书内容是上海美专名人传略,展示的上海美专“人和”的内容,考证详实的历史将告诉世人,这里曾经名人荟萃、大师云集,这里更是英才辈出,青蓝相继。

“人和”之一:志同道合的创办者和协助者

1912年11月,乌始光、刘海粟等人集体筹资,在上海乍浦路8号组办了美术训练机构,取名“上海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简称上海美专。民国38年的历史中,上海美专历经新文化运动、新美术运动洗礼,将西方艺术教学体系引进中国。在以“闷约深美”的办学理念,“不息变动”的求新精神,创造性地构筑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体系,推动了新美术运动,在促进了艺术及艺术教育向现代转型,在培养造就艺术人才,建构公共艺术领域等诸方面,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在上海美专的办学历史上,不是仅有刘海粟还有多位与他志同道合的创办者和协助者值得历史的记载,他们是上海美专不同时期的校领导:

1. 创始校长乌始光(任职时间:1912—1914)上海图画美术院创办伊始,29岁的乌始光被推为院长。乌始光,字廷芳,浙江宁波人。自幼喜欢绘画,早年上海经商。1911年7月19日入周湘所办背景画传习所学习,与刘海粟、陈抱一、丁健行等同学。1912年与张聿光、刘海粟等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统管校务。

2. 首聘校长张聿光(任职时间:1914—1919年)张聿光(1885—1968)号鹤苍头,浙江绍兴人。1904年在上海华美药房画照像布景,1905年到宁波



盖智堂任国画教师,1909至1911年间任《民呼画报》编辑。先后在一些宣传革命思想、影响较大的报刊上发表漫画。1914—1919年,张聿光接受上海图画美术院之聘,任校长兼授第一、二、三年级的摩写课程教学。

3. 创办人、校长刘海粟(任职时间:1915年起任副校长,1919年至1952年任校长)1912年刘海粟从同胞长兄刘咸熙(字际昌,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经济,蔡锷在云南独立后,刘际昌追随蔡锷任云南财政厅长兼盐务总办)处求得一千元,与乌始光、张聿光等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刘海粟成功地将西画的技法融入到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在中西融合方面走出了新路,成为后世的楷模。他在中西绘画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人们称之为近代艺术大师。

4. 过渡时期的校长徐朗西(任职时间:1928年2月至1928年11月任上海美专校长)徐朗西(1885—1961)号峪云。陕西三原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0年回国,以洪门峪云山山主、青帮大字辈,致力联络、发动帮会参加上海光复之役。1912年,参加孙中山召开的全国大龙头会议,听从孙中山意见,不复以帮会为号召。二次革命失败,创办《生活日报》,任主笔,又与朱执信办《民意报》,笔伐袁世凯。1914年夏,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五局局长。1919年12月至1929年6月任上海美专、上海女子美术学校校董会校董。1928年2月至1928年11月出任上海美专校长、校董,帮助上海美专度过了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5. 代理校长刘穗九(任职时间:1928年11月至1930年7月上海美专代理校长),字华瑞,江西南昌人。1928年2月任上海美专教授,讲授美学、美术史等课程。1928年11月,刘海粟离沪赴欧洲之前学校情况已经基本稳定,校长徐朗西辞去校长职务,由刘穗九担任代理校长一职。

6. 代理校长、副校长王远勃。王远勃(1905—1957)澄海市区城东人,1921年9月考试插入上海美西画科二年级乙级学习。1924年年9月赴法国留学。1929年2月至1931年1月任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主任、教授,1930年1月兼上海美专教务主任,1930年7月至1931年9月任上海美专代理校长,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上海美专副校长、西西画系主任。为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做有贡献。1932年2月至1941年9月任上海美专训导主任、西

画系主任。1942年2月至1945年1月任上海美专留沪教学的实际负责人。

7. 代理校长、副校长王济远(1893—1975),原籍安徽,生长于江苏武进。1914年作为上海图画美术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留校任教,先后任教员、西洋画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1926年12月因学潮风波辞职离开学校。1919年参加上海早期西画社团“天马会”。1927年创办“艺苑绘画研究所”。1926年至1934年先后赴日本、法国、印度考察。1932年8月为上海美专副校长和绘画研究所所长。1933年9月至1935年6月代理上海美专校长。

8. 代理校长、副校长谢海燕。1932年秋,一场台风使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与谢海燕在普陀山的舟山公园不期而遇。历史的偶然使他们成了知己,开始了几十年的合作。1940年2月至1942年2月任上海美专代理校长、教务主任、西洋美术史教授,1935年9月任上海美专教务长、图书馆主任兼西洋美术史教授,兼任《艺术周报》、《美术周刊》、《国画月刊》主编。1941年上海沦陷,谢海燕率美专部分师生内迁浙闽坚持办学。后来虽先后并入东南联大、暨南大学、英士大学,谢海燕总是在竭力保存上海美专。1944年,他被任命为国立艺专教务长职。抗战胜利后,坚辞国立艺专教职,复员上海美专任副校长,为美专的战后复兴和美专师生一起不懈努力。

“人和”之二:国民流组成的上海美专董事会

1919年12月,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组织校董会,成立之时,制定了十六条章程。随后又据实际发展情形,做过多次修改。校董会先后邀请蔡元培、梁启超、王震、沈恩孚、赵掬椒、黄炎培、袁希涛、康有为、范源濂、熊希龄、张君勱、张东荪、郭秉文、胡适、经亨颐等人为校董。1922年3月,公推蔡元培为校董会主席,由蔡元培委托黄炎培担任驻沪代表,经蔡元培提名,梁启超列名为美专校董。

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上海美专校董会成员也不停的调整变化。美专所聘请的各位校董来自当时社会各个不同的领域,然而不管是教育、文化领域,抑或政治、经济领域,他们都可谓是佼佼者、资深者,带着已经积累形成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组成了美专



校董会这样一个新的群体,在艺术领域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活动。不仅为美专的发展,甚至于我国现代艺术教育事业的推广,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8年7月下旬,上海美专校董会在学潮风波之后重组,聘定唐少川(绍仪)、蔡元培、王一亭、冯少山、史家修(量才)、袁履登、戴季陶、张溥泉、赵晋卿、俞子英、王彬彦、杨杏佛为校董,其中多为政商界名流。此际蔡元培“事冗不暇兼顾,故未允充任”,唐绍仪为会长。当时原校董会中的硕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袁希涛、范源濂等相继辞世,而资金的匮乏始终困扰学校发展。蔡元培曾告诫过刘海粟:“以寒士当募款之冲,其成效可想而知。”此外,始自1926年11月延至1927年6月的“学潮”势头汹涌,竟使美专一度停办。这就必须考虑经济权在握、且有声望的政商界大腕出任校董,身为学界泰斗,同时又以元老姿态在国民政府中有影响力的蔡元培是促成此举的关键。新组成的校董会除了有王一亭、冯少山、史量才、袁履登这样的沪上工商界名流,国民党高层人物有中央监察委员与国府委员唐绍仪、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司法院副院长张溥泉、工商部商业司司长赵晋卿以及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等,占据了美专校董会中的半数以上。

1931年9月18日,刘海粟赴欧洲游学考察艺术教育归来,上海美专在前后几位校长、代理校长的艰苦努力之下,教学、管理已逐步走向正轨,随后又在蔡元培与刘海粟共同运筹活动下,一批民国政要、社会民流如李石曾、叶恭绰、孙科、钱新之、褚民谊、王晓籁、吴铁城、杜月笙、孔祥熙、黄金荣、梁寒操、曾钟鸣、陈公博、顾荫亭、林康侯、郑洪年、陈树人、江恒源、潘公展、高博爱(法)等相继接受聘约进入美专校董会。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校董会成员不断调整、增补,职责进一步明确,推举出蔡元培等5人为常务校董,钱永铭等7人为经济校董。在1932年至1936年间,为上海美专谋求在教育部正式立案,筹集漕溪路校基地新校舍的建设款项,推进美专校务财务管理现代化等诸多事务上,上海美专校董会的各位董事尽职尽责,做出很大的贡献。

“人和”之三：民国文化名人的学术支持

得上海这座文化大舞台的地利，在开放的学风下，上海美专还有幸请来了当时诸多文化、文艺名人到学校演讲，各位名人涉及多个领域的精彩演讲，是对上海美专师生的学术支持。据文献史料的检索统计，1919年至1933年中外文化名流在上海美专的演讲、讲座信息有：

1919年3月18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演讲会，请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沈恩孚作题为《美育之原理》演讲。

1919年4月17日，日本版画家、洋画家、美术评论家石井柏亭赴欧洲各国考察美术后归国，途经上海，参观上海图画美术学校，赞赏有加，23日在学校作《吾人为什么要学画》之演讲。

1919年12月24日邀请法国巴黎美术大学毕业生李超士(骧)来校演讲法国美术现状。会后聘其为教授。

1920年7月4日，上海美术学校举行西洋画及普通师范科毕业式，首由校长刘海粟致词，次由来宾陈少白讲《西洋亟宜提倡》，高剑父演讲《中西画异同及变迁》，汪亚尘演说《画学上必要之点》。

1921年5月2日，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女子美术学校举办联合演讲会，请北京女高图工科主任吕凤子演讲艺术教育。

1922年4月15日，张嘉森在上海美专二院礼堂讲演《美术上之三大主义》(自然主义、理想主义、外观主义)。

1922年6月23日陈独秀到上海美专校友会演讲。

1922年8月13日梁启超到上海美专演讲，题为《美术与生活》。据刘海粟《齐鲁谈艺录》“忆梁启超”，1922年作为校董的梁启超来沪参加上海美专校董会议期间，先后为美专学生做了三次讲座，《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和《论创作精神》。学校应学生要求根据记录稿刻印成了讲义，油印前寄给梁启超核对，梁启超又在讲稿上加进了3000字的内容。

1923年4月19日，上海美专聘请欧阳予倩到校讲演《衣服之起源及其流行》。





1923年4月20日,上海美专聘请张东荪到校讲演《认识论及其与艺术相关之点》。

1923年9月20日,上海美专开设自由讲座,第一次由刘海粟演讲《近代艺术之趋向》。

1923年9月20日,上海美专第二次自由讲座,由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朱经农演讲《文艺复兴》。

1923年10月上旬,上海美专第三次自由讲座,由汪亚尘演讲《辟艺术之派别,重内心的表现》。

1923年10月20日,上海美专第四次自由讲座,由中国公学校长陈筑山演讲《美术与人生》。

1923年12月14日,上海美专请国立自治学院教务长瞿菊农来校演讲《唯心主义之美学》。

1923年12月20日,上海美专第五次自由讲座,由郭沫若演讲《印象与表现》。

1924年3月20日,上海美专自由讲座,由华林讲《威尼斯之艺术》。

1924年4月19日,上海美专请日本顿宽宫博士在第一院演讲《解剖学上的艺术》。

1924年5月17日,上海美专第八次自由讲座由日本留学归来的滕若渠(滕国)讲《文化史与美术史》。

1924年7月30日,汪亚尘在上海美专讲《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

1924年12月5日,聘请海外中国美术展览会代表王代之来上海美专讲演留法美术界状况。

1925年3月30日,上海美专请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彭年演讲。

1925年4月3日,郭沫若到上海美专专题为《生活的艺术化》之讲演。

1925年4月12日,德国艺术博士孔威廉夫妇在上海美专讲演东方艺术。

1925年8月15日,郭沫若到上海美专专题为《国际阶级斗争之序幕》的讲演。

1925年9月23日,刘校长在上海美专讲演《人体模特儿》,同时由开洛